



刘加云 ◎ 著

保险职业人必读的职场
中国第一次揭示保险业
修炼胜经
潜规则

PRETTY INSURANCE
SALESLADIES

保险丽人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FENGHANG PUBLISHING GROUP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刘加云◎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PRETTY INSURANCE
SALESLADIES

保险丽人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保险丽人 / 刘加云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8.4

ISBN 978-7-5399-2826-5

I. 保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2476 号

书 名 保险丽人

作 者 刘加云

责任编辑 黄孝阳

责任校对 二 木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 × 1020 毫米 1/16

印 张 17.5

字 数 373 千

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,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2826-5

定 价 29.8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第一章 初识保险 001

你可以成为一位优秀的将军，但不一定能当好一名合格的保险员。

第二章 另谋出路 006

保险是一个朝阳行业，虽然现在对我们国家多数人来说还是陌生的，这是因为国内保险从五八年停办了的缘故……我认为你用不了多久，会大有用武之地，我不相信你是一个逃兵！

第三章 不能没你 011

说实在的，开始我对保险还真不认识，也非常陌生，真有了逃避的念头，但通过这次台风，还有认识了你，你……

第四章 暗中调查 016

怎么可能呢？怎么这么巧？我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……

第五章 无功而返 022

王为涛要找的当然是赵艳兰那几张被撕去的日记。

第六章 出师不利 030

一个企业，要想可持续发展，在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，就必须有她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，也就是观念创新和发展思路问题，这里面还包括经营管理、人才战略、员工培训、品牌建设、客户服务、产品销售、晨会经营、业务推动等等多个方面……

第七章 风险无处不在 037

留住你的人，留不住你的心，少你一个人我是这样，多你一个人，我也改变不了多少，无所谓，你要走，就快走，快走……

第八章 跳槽风波 043

我要她的是才能，你要她的是爱情，其实，咱俩需求各不相同、互不干涉嘛，老弟，哈哈……请相信我。

第九章 魔鬼训练 051

有人说，保险不是人干的。是的，但我要大声说——保险是人才干的！

第十章 陌生拜访 058

人要有目标，有目标千斤重担也敢挑，没目标一根扁担压弯腰，我们就要敢做第一、赶超一流……

第十一章 背水一战 068

从目前的形势看，发展大营销还不成熟，但不是说以后我们就不发展了，发展营销是保险业必然的趋势，现在我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，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模式，实行直销和代理两条腿走路。

第十二章 上山下乡 077

下一步，所有人员都到农村去，我们也来个上山下乡，王为涛不是要打造牢不可破的根据地吗，我就来个农村包围城市……

第十三章 不计后果 089

像战总一味大力发展业务的做法，就存在很大的风险，这里面有两个必然：一是优质保费少了，必然带来一些道德败坏的人骗保；二是垃圾业务多了，也必然造成事故率上升，赔案增加。

第十四章 三进广州 097

一个新开业的公司，不会不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挫折，但是怎样去正视问题，寻求解决困难的办法，这是最关键的……

第十五章 高地夺旗 104

王为涛又一次临危受命，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命。

第十六章 以恩报恩 115

到了下半夜，整个医院才渐渐沉静下来，走廊里也少了走动，大家无论从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劳累了，有些人蜷曲在地板上，想睡一会。

第十七章 硝烟弥漫 124

没完没了的竞赛、陌生客户拜访、拜访、拜访，哎，整天压得我喘不过气来，保险确实让我筋疲力尽了，感到没有尽头……

第十八章 感恩的心 131

我来自偶然 / 像一颗尘土 / 有谁看出我的脆弱 / 我来自何方 / 我情归何处 / 谁在下一刻呼唤我……感恩的心 / 感谢有你 / 伴我们一生 / 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……

第十九章 案中有案 144

他的妻子干号，没有掉下一滴眼泪，见人就哭，没人就住，眼睛有神，没有痛苦、绝望的神情，而且她说的话非常专业，要求我们必须十天内赔付，如果不赔，要到法院告，要到新闻媒体反映，要全家人披麻戴孝到公司等等，就好像事先准备过一样。

第二十章 生死一瞬间 150

如果两点前不来佳美，你给我收尸吧。

第二十一章 情有独钟 157

如果我办得到，我一定要把“保险”这两个字写在家家户户的门上，以及每一位公务员的手册上。因为我深信，通过保险，每个家庭只要付出微不足道的代价，就可以免遭永劫不复的灾难。

第二十二章 丽人风采 171

没过几天，青波市的报刊都大幅刊登了摄影师们精心摄制的照片，《青波画报》直接用了《保险丽人》作为标题，把这次采风的精彩照片都登上了，立即在青波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

第二十三章 抢险救灾 178

我曾当过海军，船头钻进巨浪里，然后昂首冲出海面的那一瞬间，给人以气势磅礴、豪气凌云的感觉，没有高超的技术和过人胆量的，是不敢行船的。

第二十四章 海南之旅 196

你独特的气质吸引了我，打动了我，将来我要以你为模特，创作一幅比《蒙娜丽莎》还要出名的画。

第二十五章 不请自来 205

她打扮得实在怪异，染发、刺头，描眉、眼影、紫色唇膏，吊衫，乳房露出了大半，一条牛仔褲，挂在半个屁股上。

第二十六章 福建之行 212

你在一刀一刀割我的心，你回头看看，都流血了，哗哗的……

第二十七章 舞女之死 220

昨天早上，有人在一个废旧采石场的水塘里发现一具浮尸，立即报了案，打捞上来经过法医鉴定，是被人抢劫、强奸后用钝物击打致死……从她身上找出了一张身份证，知道她叫婷婷。

第二十八章 遭遇碰瓷 227

这帮人不但自己干还合伙干，与一些修理厂合谋干，共同对付保险公司，如果有些理赔人员被拉拢下水，这种犯罪行为隐蔽性更强，很难被发现，给保险公司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，给人们所造成的生命危害也是巨大的。

第二十九章 引狼出洞 230

不一会，彤彤果真偷偷跑了过来，一上车，小陈就加大油门一溜烟了。他在市区转来转去，然后冲出主干道，顺着一条小路直往漆黑的郊区飞奔而去……

第三十章 忍痛割爱 241

现在的人都很实际了，你何必还处在理想之中呢？你刚才说的话已经过时了，现在唯一不变的是每天都在变，不是吗？

第三十一章 彼此牵挂 248

他情不自禁地朝她望去，正巧李想想也往这边望，当两人的目光碰撞的一刹那，彼此产生了强烈的震动，都想挣脱了一切冲上去，拥抱在一起。

第三十二章 酒后乱性 253

自己为什么不一醉皆忘啊，忘记烦恼、忘记忧愁、忘记那揪心的点点滴滴。

第三十三章 爱心原色带 261

有这么一位女孩，她十几年来如一日，充当着爱的使者，播撒着爱的光辉……为成千上万的家庭送去爱心和保障，她自己却没有一份保障，在为一名白血病患者献爱心的路上，被一辆汽车撞倒了……

第三十四章 血浓于水 266

看到王为涛为李想想发疯的样子，看到爸爸为姐姐着急的神态，看到许许多多的市民为她捐款、献血、捐肾，那么多素不相识的人为她去献爱心，作为她的亲妹妹，却为了自己的私情置亲情、道德而不顾，自己还是人吗？



第一章 初识保险

“你可以成为一位优秀的将军,但不一定能当好一名合格的保险员。”

连日来,王为涛始终不明白战应经理对自己所说的这句话,他甚至认为这是战应瞧不起自己。他感到不服气,怎么说自己也是中国军人中的佼佼者啊。十八岁当兵,十九岁考上军校,二十四岁就是中国第一旅——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少尉排长,副连长、连长、副营长,一步一个脚印,要不是在一次登陆演习中受了伤,怎么也不会转业,自己的志向是一名冲锋陷阵、战无不胜的将军。不就是干保险吗,动动一张嘴皮就行了,怎么也不能同琼州海峡泅渡,十天的海岛生存比啊……王为涛不知为什么,总爱回想过去,回想曾经的战斗经历,曾经的辉煌……当然,这都是在他苦恼的时候。

到市人事局报到那天,一名分管分配的领导说他被分配到了中国保险公司青波市分公司,保险公司是金融部门,国有单位,工作稳定,职务也好安排,一般人员是分不过去的,平时只动动嘴皮子就来钱了,有关系的都想去这样的好单位……王为涛也没有停留,从人事局出来直接去了中国保险公司青波市分公司人事处报了到,令他没想到的是,并没有被留在市公司机关上班,而是被分配到了市北区一个支公司当副经理。市北区支公司经理是战应,他中等个子,头梳得光亮,白皙的脸,红润的嘴唇,特别是他那双眼睛,笑起来简直就是月牙,许是笑多了的缘故,眼角有了深深的皱纹。战应见了王为涛就上前伸出双手说:“欢迎,热烈欢迎,早就听说你要来了,与你共事,我非常荣幸……”王为涛暗道:“这人真油嘴滑舌,自己今天才定下来保险公司的,他怎么早就听说了呢。”没等他把话说下去,王为涛快步上前,收腹挺胸,打了一个标准军礼,“经理同志,中国保险青波市北区支公司副经理王为涛前来向你报到!”毫无心理准备的战应被王为涛的见面礼吓了一跳,看着面前像座铁塔的男人,不禁暗自惊道:“嚯,好健壮的家伙。”

没等战应介绍完公司的情况,王为涛就站起来说:“战经理,你就下任务吧,我坚决完成,保证让你满意。”战应刚想起来,让他坐下,忽然觉着自己矮他半头,说话不得劲,就用手示意道:“坐下说,坐下说。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了,就不要那么客套了。你刚来,有很多工作不了解,还需慢慢熟悉……”王为涛一听急了,又要站起来,忽然意识到经理刚才已经说不要站起来了,忙侧身对着战应道:“我是急性人,做任何事从不慢慢来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战应笑着说,“王经理,你听我说,这地方不比部队,啊啊,当然干工作的敬业精神是一致的,但工作的性质有所不同,这,这怎么说呢,就,就好比隔

行如隔山吧。工作该急的要急,该慢的就要慢,就像打仗,冲锋时要急,猛打猛冲;侦察时,就要慢了,仔细地观察、认真地研究……王经理,你是军人,我说的有道理吧,哈哈……”

“你还是说点具体的吧。”王为涛觉着战应说话过于啰嗦,扯的太远,心里不愿听了就直说出来。战应见他说话直率,有点领导的口气,心里也想:跑步、打仗、拼刺刀或许你行,但鼓动、演讲、言谈可不是你这样一点就爆的火暴脾气所特长的,如果不说句大话压倒你,你还不知我战应是吃啥饭的,他收起了全部笑容,郑重地说:“你可以成为一位优秀的将军,但不一定能当好一名合格的保险员。”

王为涛一怔。

战应接着说:“保险是一个特殊行业,不是谁都能干的……”

王为涛心里很不快,他刚才还说单位里有很多转业军人,他们能干得了,我堂堂的一名“上尉”就干不了?哼,小看人!你想给我下马威,把我吓回去,那就不是我王为涛。“战经理,虽然我是门外汉,但我知道,干保险不就是动动嘴皮子嘛,比起我们最轻的十公里越野,那还不是小菜一碟?我希望你把公司最重的工作交给我。”

“哈哈……动嘴皮子,哈哈……”战应笑着自语着摇了摇头,道:“你来之前,人事处来电话说,考虑你的实际情况,市公司领导安排让你协助我,分管公司行政、后勤工作……”

“这是最重要的工作?”“不算是。”“那是什么?”“是做业务。”“那我就去分管业务……”

说出去的话,就像泼出去的水。王为涛虽然没有立下军令状,但男子汉大丈夫,一言既出,驷马难追。王为涛看着睁大眼睛愣在那里的战应,也不想同他再说什么了,来到自己的办公室,简单收拾一下,背着部队发的黄挎包就出了公司,当他一走出公司大门的一刹那,忽然觉着迷失方向了,这要去哪?保险在哪里?什么是保险啊?保险保什么?目标在哪里?他真的傻了,要是在部队,指挥员一声令下,两眼锁定目标,他会不顾一切往前冲,而现在……王为涛两脚怎么也迈不动半步……

王为涛犹豫了一会,暗下决心:绝不回头,既然走出这一步就不能回头,往前走,往前走……

走在长长的大街上,左顾右盼,寻找着目标。他看到一辆车停在路边,见里面坐着一位司机,心想:开车的应该保险吧。当走到近前时,却怎么也开不了口,心里反而蹦蹦直跳,比第一次跳伞训练还紧张,围着车转了三四圈,也没有想出合适的话语。不就问句话吗,说多说少、说好说孬也死不了人,总比铁丝网下的匍匐训练强吧,至少不受皮肉之苦。他鼓起勇气,刚到了车门,还没等他开口,人家疑惑地看了他一眼,快速地发动马达走了。“哎,哎……”王为涛不明白那位司机为什么这样怕他,跟在后面还想说什么,两手在头顶上不停地摆动着。他不寻常的举动,引起一些路人的好奇和关心,“你怎么了,他把你压着了?伤着你了?……”王为涛见人们误会了,马上解释说:“不是,不是,我是想问问他保不保险。”



“保险？什么是保险？保什么？”有人好像没听过“保险”两个字。

“保险，保险，就是保……”王为涛突然被问住了，实在说，今天如果不是被分配到了保险公司，他也不是很明白保险是什么。

“同志，你是卖保险柜的吧。”一个人凑上前说。

王为涛感到有些好笑，看到大家都瞪着眼睛看着自己，只好凭着自己的理解说：“保险就是财产损坏了、人死了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……”他见一位中年妇女听得认真，认为她听懂了，“你保险吗？你可以……”不等王为涛把话说完，中年妇女脸色骤变，狠狠瞪了他一眼说：“我好好的，保什么险！真是个乌鸦嘴……”嘴里骂咧咧地扭头走了。大家看到王为涛神经兮兮的样子，一哄而散。王为涛呆呆地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“小王，王为涛……”忽然听到有人叫他，他回头一看，见是五年前转业到地方的张团长，两人惊喜地上前拥抱起来。

“张团长，好久不见，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？”王为涛说。张大名笑着说：“咱旅的传家包，这个市还有多少？我能不认得？”王为涛看了看自己背的挎包，连声说：“是，是……”

“走，到我办公室坐坐……”张大名说着就拉着王为涛上了自己的车，穿过了几条街道，左拐右转，在靠近码头的一个高层大楼前停下来。进了张大名的办公室，王为涛立即放松多了，不等张大名开口，自己就倒了一杯水，喝了一大口，说：“团长，我总觉着，干保险就是动动嘴皮子，没想到比登天还难，难怪战经理说……”

“你去了保险公司？”张大名示意王为涛坐下说，“那还不错，现在的转业军人，能进保险公司是很不容易的，你找了谁？哪位领导给你说的话？”

“哪里。”王为涛一口把杯子里水全部喝光，“你也知道，我不是本地人，平时又不好走动……”

“那你小子有福，保险公司旱涝保丰收，工资很高，你算是找对归宿了。”

“团长，照你这么说，干保险是很容易的。可我去公司报到时，公司经理却说‘你可以成为一位优秀的将军，但不一定能当好一名合格的保险员’这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这是你们的头嫉妒，怕你抢了他的饭碗，一般好单位都是这样……”虽然张大名一再说好，可王为涛总感到战应说的似乎也正确，就从刚才在大街上的情景看，大多数人还对保险不认识。“刚才在大街上，我一说保险，不是人家不懂，就是一听保险就很讨厌的样子，这是为什么？”张大名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个文件对王为涛说：“保险在我国还刚刚起步，大多数人还不认识，你看，这是市政府下的文件，要求我们单位的车辆都必须保险，不保不行……哎，你的酒现在怎样了？如果还像以前那么海量，那可是去对了。”王为涛有些不好意思，说：“喝酒能办什么事。”

“这你就不懂了，如果在保险公司不喝酒，那可办不了业务。”

“是这样……”王为涛对保险更感到了模糊。张大名不知他的心事，说了许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该注意的事项，临走时，还特意送给了王为涛一个手提皮包，“回到地方，这个也该换换啦。”

“换换……”王为涛有些不解。张大名轻轻地拍了一下王为涛的脑袋，亲切地说：“这个也该换换啦。”

“怎么，这个也换？”

“是，是转换工作方法和观念……”

王为涛虽然一时还不完全明白如何转变观念，但他明白自己如果不做份业务，就不好回去向战应交代。空手而归，那可不是他王为涛的性格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下起了小雨，在路灯的照射下，周围显得朦胧而迷离。王为涛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把折叠伞撑开顶在头上。这是一天来拜访的第六个客户，前几天通过张大名拜访了几位战友，见了面，人家又是请吃又是陪玩，那“保险”两个字总是在口里打转转吐不出来，无端的怎么好人呢。有几次硬着头皮说出“保险”两个字，可是要找的人不是开会，就是出差去了，要么说已经保险了，有的甚至一听就摇头，摆手让出去。刚才要找的张经理，张大名给打电话约好了，可还是扑了空。王为涛感到从未有过的失落和沮丧。他漫步在雨中，看着川流不息的车辆、人流，霓虹灯闪烁的舞厅、酒店，忽然感到自己非常陌生和渺小，他暗自问自己：“这座城市能容纳自己吗？在部队每次比武，可从没有这样失败过啊……”

“吱——”一阵刺耳的紧急刹车声由远及近传来。王为涛顺声望去，只见一辆红色桑塔纳从自己侧后方向前滑去，眼看就要撞上路中间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中年男人，他没有多想，飞奔过去，一把将中年人推倒一边，桑塔纳直冲过去，越过马路牙子，撞到了路边的一棵树上。中年人见自己没事，顾不得被压坏的自行车，冲到桑塔纳旁，冲着里面的司机喊了起来，要她赔偿损失。从车里下来一个头发梳得很短的女孩，她不但不道歉，反而说中年人违章走错道，两人争吵了起来。

“哎……”王为涛刚要上前劝解，只见一个长发披肩的女孩从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，说：“你们不要争吵了，要不是那位先生救了你，你们今天都损失大了……我是保险公司的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我可以帮助你……”眼见两个人被女孩三言两语劝住了，王为涛不由得暗暗佩服，见他们不再争吵了，就转身走了。雨渐渐大了起来，打在伞上啪啪地响，路边已汇成了小溪流，流进了下水道里，发出哗哗的声响。

“哎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……”正独自走着的王为涛忽听背后有人说话，忙回头，见刚才说自己是保险公司的那个女孩微笑着快步走到了近前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不认识我，但我认识你，我叫李想想，和你一个单位。”

“一个单位？我，我怎么不认识你。”

李想想咯咯地笑了，她笑起来很灿烂，说：“你才去了一次，而且匆匆走了，我们公司七八十个人，你当然不认识我。”

“啊。”王为涛在嗓子里应了一声，不想再说话，回过头继续往前走。

“你这是要去哪？回单位要倒回去，往右走。”

王为涛不得不停下脚步，见李想想立在路灯下，略歪着头，笑咪咪地看着自



己,那双大眼睛,闪烁着撩人心魄的光芒,使王为涛不禁为之一震,不曾有过的滋味。他慌忙把目光移开,说:“啊,是这样。”

靠海边的路上,少有车辆驶过,因为下雨的缘故,更少有人走,远处不时传来轮船的汽笛声。清凉的海风吹来,吹乱了李想想飘柔的秀发,她用手向后轻轻捋了一下,说:“记得我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,也曾来过这里,一个人走,就一个人走……”王为涛转过头看了一眼李想想,见她两眼望着远方,嘴角上挂着笑容,小雨打湿了她的头发,发梢上挂满了雨珠。他感到有些惭愧,忙把伞举在她的头顶上。“我就这么走啊,走啊,一直走到中国保险公司里了……咯咯……”

“是吗,你现在……”王为涛听说是一个公司的,感到一丝亲切,正当要进一步了解时,忽听吱的一声从身后传来,他扔掉雨伞的一刹那,一只胳膊夹住李想想的细腰,一个箭步,跃出路面。这一切都在一瞬间,李想想恍如梦中,还没等她明白过来,那辆车在前面不远处急刹车停了下来。一位女孩从车上下来,走到他们近前,惊魂未定的李想想认出是刚才肇事的那女孩,忙说:“我已经打电话给你查过了,你的车没有保险吧?”

“谁用你操心!”女孩根本不看她一眼,对着王为涛说:“王教官,你真是浪漫啊,还用抱那么紧吗,不认得我了?”这时,王为涛才意识到自己还紧紧夹着李想想,很难为情,忙把她松开。“啊,是捣蛋鬼小任啊……哈哈……”王为涛认出了女孩是曾经军训过的学员任霞,高兴地上前握着她的手,说:“小捣蛋鬼,几年不见,长大了。”

“是吗。”任霞不由分说,拉着他就要上自己的汽车,王为涛放心不下李想想,回头要拉着她一起走,她含着笑朝他摆了摆手,转身快步走了。

“她是你什么人?女朋友?还是……”任霞启动了汽车,醋意生生地说。王为涛只顾回头看李想想了,没听清楚她说什么,没有出声。任霞一时性起,猛踩一下制动,巨大的惯性使王为涛的头差一点碰到前玻璃上。“你怎么回事!不会开就别逞能了,你看今天出多少事了!”王为涛变色道。

“好,我不会开,你开!”任霞刹住车,下了车。

“你——”王为涛认为任霞确实不会开车,只好自己开了。

“我刚才问你,她是你的什么人,女朋友?还是……”

“不是,刚认识的。”王为涛没多想,如实回答。

“刚认识,你们就那么亲热?”

“还不是因为你。”王为涛因她的行为感到不满。

“她,她真是你刚认识的?”任霞说话显然柔和了许多。

“是啊。”

“你是一个军人,怎么如此随便。”

“唉。”王为涛叹了一口气说,“转业了。”

“转业了,应该放松、浪漫一下,你们干了没有?”

“干什么?”

“还干什么呀，就……就……哎，就那个，那个，哎，你到底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。”任霞说不下去了。王为涛大笑起来：“你呀，还自以为聪明呢，你就没看出她是干保险的，哈哈……”

“啊。”任霞舒了一口气说，“干保险的也好不到哪里去！”

“保险公司不是很好吗？怎么……”王为涛听了虽然很不是滋味，但还是忍不住问。

“那是以前计划经济时代，独家经营。现在市场经济了，保险公司逐渐多了，就这么一碗粥，一个和尚和十个和尚吃不一样。”王为涛心想：怪不得自己连跑了几天没一点收获呢，不由得更加烦乱起来。

“你转业了，分配到哪个单位了？找人了吗？”

“我……保……”不知怎么，王为涛不愿说出“保险”两个字。

“国家包分配，可也得找人，要不，找不到好工作。”任霞见王为涛一脸忧伤的样子，关心地问：“怎么？是不是不称心啊？不要紧，我可帮你。”

“你——”王为涛用怀疑的目光看了她一眼。

“你不信呀。”任霞抿着嘴说，“我可有通天的关系，不信，你明天到我家找我。”

“你家在哪里啊，啊，往哪走？”

“往这，往这……往那，往那……”在任霞的指挥下，直到把她送到了家门口。王为涛站在了一边，想让任霞开车进去，任霞突然下了车，跑到他跟前，伸出纤细的手轻轻地在他脸颊上一扭说：“明天千万别忘了啊。”然后，跳进车里，加大油门开进了大门。王为涛摸了一下自己火辣辣的脸颊，心想：这个疯丫头，还是跟以前一样。



第二章 另谋出路

回到单位，夜已经深了。王为涛站在大门口，犹豫了好长时间，不知进去如何面对战应，自己可是打了败仗呀。唉，不管那么多了，大不了不干了，明天找任霞再说，她既然夸下海口，相信她是有能力的。

“哈哈，王经理你回来啦，我知道你这几天侦察去了，这是用你们部队的行话，在保险行业，这叫陌生保户拜访，哈哈……”战应突然从值班室出来，他幽默的话语，让王为涛哭笑不得，但多少让他心里好受些。是啊，部队打仗，还需战前侦察呢，何况自己……王为涛宽慰自己，刚想解释，战应抢着说：“你不用解释了，结果你不说我也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？”王为涛认为他这几天在跟踪自己，心里很不快。

战应说：“王经理，也是你太心急了，这心急喝不得热糊糊嘛，当时我只不过是

随口而出,没想到你还当真,真是军人作风,雷厉风行……哈哈,不过,我们是国有保险公司,十几年积累的保户群,你作为经理室成员,在上面协调协调就可以了,用不着亲自去跑嘛。”

“我原以为,动动嘴皮子就行了,没想到……”

“没想到比你们十公里越野还难吧,哈哈……”

次日,王为涛没有乘车,从市场上买了一篮水果步行来到任霞家。任霞早在门口等着,见了他不甚高兴说:“你怎么才来,让我等了一个上午,不是说好了一早就来吗?”

“啊,单位有事。”

“单位?你有了单位?你上班了?什么单位?”一阵连珠炮似的问,王为涛有些慌张,忙说:“哪有什么单位,还不是为了找单位才有事……”任霞没有追问,挎着他的胳膊进了屋里。客厅里的摆设,王为涛可是生平第一次看到,红色地毯,乳白色牛皮沙发,星光闪耀的吊灯,茶色博古架上摆放着各种古玩、玉器和名酒,镶着金边的楼梯,一直延伸到二楼,显示出主人的高贵和富有。“坐坐,先吃点水果……”任霞递给王为涛一个橘子,王为涛说了声谢谢,话音刚落,从楼梯上下来一位富态、五十多岁的妇女,任霞忙介绍:“王教官,这是我妈妈。”王为涛站起来说:“伯母,您好。”赵艳兰微微一笑,眼睛直看着他,王为涛有点不好意思了,任霞说:“妈,您把人家看羞了,他可是第一次到咱家。”

“你不是说让我好好看看吗,还怕看?”赵艳兰没理会女儿,而是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:“今年多大了?有孩子啦?”她这一问,王为涛可坐不住了,他没有思想准备,一时不知如何回答。任霞看出王为涛的尴尬,立刻上前搂着妈妈的脖子,故意撒娇道:“妈妈,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?你怎么一见面就问这些不该问的事。妈妈,你问点别的,比如在部队立过功、打过仗……”

“你不要插嘴,我想亲自问问。”

王为涛也只当是为自己找工作的事,没注意任霞不让说的眼色,就实话实说:“我今年三十二了,还,还没成家……”

“三十多了,还没成家,你是……”赵艳兰非常诧异,任霞忙解释说:“现在努力干事业的男人,哪有早成家的?为涛你说是吧。”为涛的脸顿时红了,仿佛被熊熊烈火烤了一般。他忽然感到这次来,并不是像任霞说的那么简单,赵艳兰的眼神,不亚于比武场上的考官。中午,王为涛要走,赵艳兰一再挽留,他还是留了下来。任霞非常高兴,亲自下厨房,结果把白盐当白糖,一盘西红柿又咸又酸,大家吃了一口都吐了。任霞一个劲地给王为涛夹菜,“还是妈妈做的好吃,多吃点。”赵艳兰看到女儿的乖巧,在一边直笑。任霞说:“妈,您笑什么,也给您夹一块。哎,妈,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?”

“你想他干吗。”赵艳兰脸上的表情立刻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,阴郁道:“还不知死哪去了呢。”

“妈,您怎么这样说爸。”任霞不高兴道。赵艳兰刚要说什么,忽然觉着王为涛

在场,就把到嘴的话硬是咽了回去,说:“不说他,吃饭,吃饭。”

“妈,我是盼望着爸快回来,给王,王大哥找工作。”

“怎么?你转业了?还……”

任霞打断妈妈的话说:“妈,昨晚我不是对你说了吗。”

“你想上哪?”赵艳兰问。

任霞抢着回答:“这还用问,当然对口好啦,公安局。”

“那还不容易,找什么你爸呀,你舅舅不就在公安局当局长嘛。”

“是呀,是呀,我差点忘了。”任霞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,“妈,那你去给舅舅说说。”

赵艳兰说:“用不着我亲自去,晚上我打个电话,明天小王你去公安局上班就是了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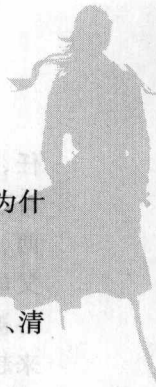
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功夫。王为涛往回走的路上,非常的舒心、轻松,找到一份对口的工作,是梦寐以求的事。可是越往单位走,反而脚步沉重起来,我这样不是一个逃兵吗?如何对战经理解释?如何对人事局的领导说?

回到单位,王为涛鼓了鼓勇气,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战应。战应没及时表态,过了一会,说:“人各有志,我觉得你还是三思而后行,但我有一种感觉,我们今生有缘,必能在一起共事。这样吧,办公室我给你留着,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欢迎,保险公司的大门一天二十四小时给你敞开……”王为涛听了非常感动,说:“对不起,我当了逃兵……如果不是我想找个能充分发挥特长的的工作,我是不会走的,特别是认识你,我非常幸运,今生我会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……”

“我的感觉一向是准的……”战应确实不想王为涛走,在送他的路上,也是尽量用语言打动、挽留他。王为涛也明白,但他实在不愿放弃自己向往的工作。当走到李想想办公室门口时,王为涛心里忽然一动,不由自主地往里望了望。战应说:“里面有认识的?”王为涛摇了摇头,暗叹一声。

王为涛有早起的习惯,这也是在部队养成的。秋后,路上有一层薄薄的霜,跑起来有些滑。他顺着海堤小道跑了一会,然后穿过一片树林,绕过一条商业街就能返回住处了。返回的路上,他一向是溜达着,便于思考一些事情。走到一个菜市场,见一个推着自行车的女孩在前面走。走近一看,竟是李想想。一阵激动差点让他上前拉住她的手,“哎,是你。”李想想吓了一跳,回头见是王为涛,脸立刻羞红了,“我,我……”一时不知说啥好。王为涛顺手从她手里接过自行车推着往前走,这一切仿佛在梦中,李想想看着走远的王为涛,省悟过来,急忙跑了几步,追上他,说:“你……”

“我每天早上都起来跑步,不管刮风下雨,从不间断,哎,你怎么买了这么点菜,而且有些质量不好了,图便宜?”王为涛问。李想想没有回答王为涛的话,一张笑脸上露出淡淡的忧伤。王为涛见她不愿回答,没再追问下去。李想想说:“王经理,你分管哪个科呀,是财险科,还是人身险科?是不是……”王为涛不愿回答,默默走了



一会,才说:“我想另找工作?”

“另找工作,不在保险公司啦?你……”李想想惊讶地站住了,“为什么?为什么?……”一连串的为什么,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劲地追问。

“唉,我想找个适合我的工作……”

王为涛深情地看了一眼李想想,想说说自己的苦衷,突见她那阳光、真挚、清澈的双眼,不由得一阵慌乱,把要说的话全忘了。

“到底是为什么?”

“我……哦,不要问了,你家住哪里?”

李想想环视了四周,没有说话,上前接过自行车,刚要上车走,忽然又停下了,真诚地看着王为涛,说:“王经理,我,我认为你不要急着决定。保险是一个朝阳行业,虽然现在对我们国家多数人来说还是陌生的,这是因为国内保险从五八年停办了的缘故……我认为你用不了多久,会大有用武之地,我不相信你是一个逃兵!”说完上车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短短几句话,让王为涛既信服又明白,重要的是看到了以后的崭新发展道路。特别是最后那句话,既是一个提醒,又是一个激将,此时,他真想同她多交流一会,看到她已经走远了,才转身回去了。

李想想回到家,心情十分不好,见妈妈坐在门前的凳子上,忙放好车子,把妈妈扶到屋里,“妈,早上外面露水大,会着凉的。”李月蓉不想让女儿担心,笑了笑,说:“我没事,你快去做饭吧,别耽误了上班。”李想想答应着出去了。

这是一个小独院,两间低矮的瓦房,一间厨房。准确地说,这里是这座城市的棚户区。李想想为了照顾妈妈,把妈妈从老家接来,租了这么个独家小院。她来到院子里,无精打采地把不好的白菜叶,用刀去掉,把剩下的用清水洗净,然后切成片,放在锅里,填上水烧开,然后搅上面糊,就算做好饭了。李想想给妈妈端到面前,看着妈妈吃,而自己怎么也吃不下。李月蓉感觉女儿没有吃饭,也不想吃了,就把碗放下了。李想想见状,马上端起饭碗,故意弄出吃饭的响声,“妈妈,我是怕热,你快吃吧,啊……”李月蓉端起了饭碗,两滴眼泪掉进了碗里。

那年冬天,一个夜晚,外面下了很大雪。突然,村大队长用破旧棉袄包着一个出生不久的女婴闯进来,急切地说:“张老实,这里有一个刚出生的女孩,你们养了吧,要不就没命啦。”李月蓉没等丈夫省悟过来,抱过来一看,女孩已经脸色发青,嘴唇发紫了,眼看就没命了,她急忙上了炕,解开怀,掏出奶头塞进女孩的嘴里。“队长,这,这谁家的孩子不要了,我们、我们……”张老实为难地说。队长说:“我也不知道是谁的,扔在了大队门口就不管了,要不是我值夜班,这孩子就没命了。”

“甭管是谁的,给我们,我们就养了。”李月蓉说。

“可是,我们还……”张老实还想把话说下去。李月蓉说:“我们已经生了三个啦,可都没命活,这个是观音菩萨给送来的,说什么我也把她养活。”听妻子这样坚决,张老实再无话可说。自此以后,李月蓉再也没有生其他孩子,一心把她养大。一年后,张老实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去世,李月蓉忍着悲痛,毅然挑起了抚养孩子的重

任，给她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李想想，取理想之意，希望她长大后，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女孩。因为在孩子的襁褓中发现一个玉佛，她知道这样珍贵的东西，只有前庄的下乡知识青年有，并暗下决心，养大后，一定要把她送还回城里的父母。谁知祸不单行，想想上高中的时候，李月蓉在一次上山打猪草的时候，不小心被草丛里的黄蜂蛰肿了双眼，以后虽然治好了，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，并且越来越看不清事物了，即便这样，她也没停下劳作挣钱，直把想想供上了大学……想想是一个感恩的孩子，按她的成绩，本应该继续上研究生的，可她为了妈妈，毕业后回到了妈妈的身边，并把她带到城里，一边拼命打工挣钱一边给妈妈治病。“唉，都是我拖累了她啊……”李月蓉每次想到这里，都愧疚不已，她总想着能有帮助女儿的办法，想来想去，她想到了女儿身上的那块玉佛。

一天，吃过饭，李月蓉对李想想说：“想想，每天你一个人出去了，我自己很孤单，总是想你，你把那块玉佛给我拿着吧，我拿着也就想起了你。”李想想没有多想，睡觉前，把挂在胸前的玉佛拿下来给了妈妈。次日，李月蓉等女儿上班后，拿着一个竹竿，摸摸索索地来到大街上，她故意把玉佛高高举起，吸引人们的目光。直到中午了，也没有人过来问询。李月蓉刚想回家去，过来一个青年，说：“老人家，你手中的玉佛，我好像在哪里见过，你让我看看。”她一阵惊喜，心想：终于找到了……还没等她往下想的时候，那人拿过玉佛就跑了，听到噔噔噔的跑步声，她意识到不妙，想冲上前夺回玉佛，大声喊道：“你不是，你不是，还我玉佛……”本来就看不到人影，那人往东跑了，她却往西追，情急之下，不顾眼前有什么了，没跑几步就被脚下一个障碍物绊倒在地上，不省人事。

李想想接到电话，赶到医院时，李月蓉已经醒了过来。李想想抱着妈妈哭泣起来：“妈妈，你吓死我了，你今天是怎么啦，妈妈……”李月蓉抚摩着女儿的头，说：“多亏一个大哥，要不……”娘俩正说着，顾军豪一步闯了进来，说：“你看看我的记性，把包给忘了。”他这么一说，李想想才发现床头边有一个黑色手包，忙拿起递给了他，说：“是您救了我妈，谢谢您。”顾军豪接过包就急急忙忙地往外走，李想想追上前说：“告诉我你叫什么吧，我以后好感谢你。”

“我叫顾军豪。”

“有电话吗？看你的包，像是老板吧。”

“还老板，叫老板炒鱿鱼啦，包里是驾驶证、行驶证、身份证……”没等他说完，李想想惊喜道：“你是司机？自己有车，对吗？”顾军豪停住脚步，转身疑惑地问：“哎，怎么我说司机，你听了比说老板还高兴？要不，你是、是干保险的？”李想想笑着点了点头，开心地说：“是的，你猜对了，我在中国保险公司上班……”